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八

建安葉蕡子實編

館閣

故事

漢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魏文帝爲閲書觀登者六人而已　梁有士林館學士又置集雅館招遠學　齊明帝置聰明觀南史姚察教於朱華閣長參梁有華林有學士又有文德壽光省　北齊有文林館學士　後魏置四門學士　唐有十八學士爲登瀛州杜甫待制集賢院　蔡允恭袁郎爲文學館學士　李適傳待詔宣先閣馬融滯東觀十年不得調　徐堅多識典故事入書府　耿緯詩云好隱金門步成明自有朗　唐

武德置修文館後改洪文神龍改昭文

四六 効官天 封青藜而屬書 侍景皇之香案多

出此塗槎簡羽陵拂白燁而下蠹 映太乙之

青藜備聞惟昔 丹穀解朔天祿草經面擬聖

稱制石渠甘露 遂成於故事金刀博學太乙秉藜

而觀 脩書前殿開元肇錫於嘉名邑驛甘泉行

獻從臣之嘉頌 復天祿石渠之戢首務選倫紬

書天祿佇期太乙之下觀 紬金匱玉版之書

而領著作給札揮毫饋如墻而駭目 優游歲

課豈鉛槧之是專 奏篇稱善喧青紙以傳都

選取國材实棟梁之此出 祖宗關三館而修

之以承明著作之庭 於此聚當世鉅言之圖書

分四部而詳及於月將日就之學　使之讀平生未
見之書麒麟之閣西京典於校讐　直太微之
左掖飛閣雲連蓬萊之山東漢善於此象　未
先秦之遺編縹囊山積　必才兼相倚九丘風土
以周知　玉柸繁露之異悉考旧　非學至
楊雄諸國方言之孰正　金馬碧雞之樵盡探奇
迹　宣室遐登問鬼神於前席　金櫃之文世
藏於奇秘　棣林試可給筆札於尚力
玉峯之府地極於深嚴　冠紳翔集是三畨
首戴之山　白蟬芸簡以生香蕊為辟蠹　文彩翔
盈詫四徹中繩之府　紫袷荷囊而被問冣近清

光　司籍芸局制擬曲奎之畫　居則奉伯梁之
賡唱星斗垂芒　賜付大廷見嚴安而嗟晚　出
則從屬車之防游烟霓承步　倚褰櫻席地俾群玉
之峯　承明之庭咸儒列於侍從　　雠書廣
內資劉向之洽聞　東壁之府唐制專乎刋脩
蔡邕壁池之水　天祿校讐之地　冊府之設非止
於藏書　鄭默蘭臺之經　承明著作之廷　文館
之名固先於取士　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懃
至謂道家群玉之府　　陽城以愛書從院吏
而自給　蓋象天官東壁之星　　黃香未見
之書　惟麒麟廷閣之華　未奏中天之闕
劉宴不正之字　近閑閣勾陳之邃　處登群玉之
山　延閣廣內之邃　中繩羣玉之居　校文

仙室圖書之府　承明金馬之崇　大廈羣林之
府　分植書林　英俊之躔　扶天庭之藻　酉
究洞探　逮今二千百余年　叁夜石之
晛　羽陵謁山　無慮三十七萬卷
躋鳴玉之行　中直九晥之案　悠、真為之相
承　奉和鉛之扃　浸更五厄之余　憤、
信疑之莫辨　劉郎仙上於重泉　上符東壁
奎星之象　秩以太官之稍膳　應氏遂崇於三人
下擬蓬萊方丈之山　增以內府之奉泉　濺天
祿石渠中經　多士之會　鉛槧歲課　坐无迫於
帝居　唐麗正崇文四部　異日之求　棟梁國材
人或誇於仙去　擬冊府於西崑圖書所係　漢

室與交闢鴻都之署 深廬憲乾文於東壁社集攸
司唐家集俊間麗正之遊 内閣校讐之職始於
滅氏之購書 磨研編削盛東觀之遊 員品之增
盛於唐室之好士 供帳殄餞做開元之躰 必与
之以追琢其章 多文章經術之老儲其詞 亦漸
之以露雨之潤 亦公卿牧伯之任出乎此廣混
元之守藏 握青史之筆業茂成書 簡冊所聚
大史策之金瀛 踐白雲之司才優起草 英豪之
躚 自臺閣與於滅 滅牘三千 藏在名山 西
崑冊府 合藝文至於隋 唐仙十八 副在金櫃
蓬萊道山 越自蘭臺之吟族 以下 既備三閣
之制度 其如身到以為榮 躐升書府之秘遊

並謝 且列四部之籤題 式根質高而不得逹
儒林之官辱尚方之詔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
開秘書之府 趨禁林之試 寔鄉既出何自為郎
頑憨能賦之派 四庫之下僚 非馬之喻付于
自然 分別絶奏篇之善 一時之精選下龜之方
用之甚拙 剗冊府枚鼯之責 恃以芟角之方
感歎紆絶之故縣 號朝家青幼之栞 庸有竿乜
之陋 顧瞻金馬之盛遊 降發中之詔 猥被開崇
雖拘攣綴 拾以成篇 紬廣內之書 濟客胥進
紙底滯迋 昧而可笑 屬辭比事 將為千載之傳
錫綸校之交 獲覩瞻於黼坐 抱槧懷鉛 未有一
毫之補 登瀛州之扃 遽榮還於仙扃 逶迤纁組仰

望於玲辟 如天有斗非取於涯涘 襃積細篇周
知於大訓 譬馬食肝敢言於知味 闡宣尼之歡
猶及闕文 東樓問藏敢妄意於英靈 有子長之
才乃稱实録 入館登瀛遽叨名於仙籍 點尾礫
以咸金已資至力 楊雄彫篆固匪壯夫為之 彫
瑠璵而作器更賴余功 子貢絃歌請事會之正
英莹接響何取於箏音 三托督師僅拜晉人之賜
履壽均仁不遺於弱植 百金蠲衣昌矜越俗之方
取之甚溢則来者幾希 奏公車之牘入從儼叢之
帰待之既殊則幸思自奮賦平樂之題私有類偕
之悔 堅伯魚之心一期聖王之遇 謂宜遴選應
迭居遞宿之文碩孫于之根敢忘國士之知 庶

事中藏見思列之卯分之盛 第公車之篇或誤中
於乙覽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 給上方之札
特許從於誠言 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群俊 由藏
則子雲劉向以經術備員 使棲遲涵泳於圖書翰
墨之林 在唐則九齡房琯以章辭入侍 以滋長
成就其高明光之器 下筆不休之傳發屬文思
駈驕踊於遼東竟等他異令人忘息非馬周調事
之才 望騰驤於冀北猶踵後塵 所願讀書陽城
猶喜於東閣 治乎泛古今道德之海 未能成賊
左恩亦幸以為郎 曉然見治亂安危之源 披橫
散只尚廁筆光之庭 給尚書之筆誤獲於試言叢又見
蓬曲寸心時夢翅才之館 趨承名之廬聚容於省

直

史館

總說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志記也若晉文秉魯之春秋楚之檮杌是也左傳晉籍談 如周王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後乎數典如忘其祖注董即其後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

周太史儋秦太史令胡毋敬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王莽時在下有五史魏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隸秘書唐屬秘書省作局正觀中移館於門下省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史館修撰及大明宮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

總說

唐有百志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正觀三年置史中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修撰　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修國史建議以為中書切密之地史官記事隸門下省疏遠於是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尹愔奏徙於中書省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

元和六年宰相裴洎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高官一人判官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二員增修撰四又分掌四季正觀初後下議正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　唐初令狐德棻請修撰近代史命脩撰修撰之原自棻發之國朝因唐制史館有脩撰以它官領取寂止一員判館事

故事　唐李翱字習之元和初轉史館修撰翱以史館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

又取行狀諡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也多是其門生故吏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證傳但記其諫爭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從之 國朝淳化二年以右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等薦其有良史之材也 二年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今方文士雖多而通經者尠有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數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上頗謂宰相曰徽之操履无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四年 太宗

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参知政事蘇易簡对曰楊徽之張秘
梁周翰帝曰史才甚难在乎善悪必書務摭実而去憎愛斯爲良
史矣 下謂初与孫何齊名翰學士王禹偁延誉於 帝曰謂与何
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声籍甚禹偁嘗与詩曰三百年来文不振
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以六經
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
修撰 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故旦上言五代自唐以来中
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本廳宰相修撰樞密院即直
學士每月季送付史館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時李吉甫
監修國史対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実録也古者右史

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
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
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聞或不脩何也臣旣時政記者姚璹修
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躭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躭抗罷而
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太平興國間
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　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

四六　紀德昭功必垂信史　巍巍既成五以為七
立言紀世莫賴元儒　永永之傳亘襲六而為七
屬成書之奏御　俾史成書紀先朝之懿績　若時鉅典
亘異數之揚庭　徽章錫命吝工宰之殊勳　自我真儒

方冊有文武之政敢過佚於前人　歲登柱下常親咫尺顏
春秋毛游夏之辭皆折衷於夫子　濡筆螭頭目視起居之注
文章入相彌綸允合於工心　灝、噩、銑參雲漢之章
典謨作經粉澤更資於大手　赫、嚴、益峻台階之望
鈞衡虞位登庸已斷於工心　所譽者其有所試　裁定有叙
粉澤成書述作先資於大手　有德者亘乎有言　勒成不刊
鳳閣自舍人之椽快覩黃麻　故非老於交學　戢懋三長
史官重宰相之權熏提直筆　安敢窺於藩籬　功收四立
虞夏之書渾、乎可以齊馳　治蓋成五而登三
伊望之業凜、乎行將有立　文將襲六而為七

監修國史

總說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此監脩所自也 唐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脩國史正觀中詔脩周齊梁陳隋史命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史宰相監修自此始

故事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至道三年修 太宗寔録相宰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為其後重修 太祖實録遂召宰相呂端与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為○四年詔修兩朝國史宰臣王旦為監脩國史亦不置制

國史成旦遂領監修如故〇乾興元年命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
馮拯專切提舉監脩　真宗实録拯卒王欽若爲相又命提監修
〇天聖五年宰臣王曾提舉監修　真宗寔録修兩朝史特王旦
未領監修故特授詔曾已監脩而无再授勅爲提舉盖一時之制
也〇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而帶監脩國史優老臣也　九月
以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至夷簡致
仕得象始領之〇嘉靖元年宰相文彥博監修國史至是沆罷
昭文館大學士上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爲監修國史至是沆罷彥
博領之〇治平元年以宰相韓琦提舉修　仁宗实録　熙寧
元年以宰臣曾公亮提舉修　英宗实録〇十年以宰臣吴充監

修　仁宗　英宗兩朝國史　退朝錄唐制宰相四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　本朝置二相昭文脩史首相領集賢次相領為二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此相迁首相乃得之

劉子玄本名知幾　景德初轉太子中允依旧修國史時侍中孫巨源紀處訥楊再思棣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然以為可笑張衡二子亂之於

當代傳范兩家喚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 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而已

史官

故事 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國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左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也周礼有史官

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礼發傳之体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莊二十三年曹劌曰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観　宣三年趙穿攻靈公宣子未出亡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昭十年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太聞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退 文中子王道篇吾視遷固而不述作何其紛紛乎 天地篇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弃經而任傳事君篇子謂荀悅史乎史乎 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於唐 史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至漢談為太史公謂子遷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遷悉論先人所次舊文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已来至于麟趾 前藝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礼文備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　司馬遷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吾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良史之才服其善序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虞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後漢班彪傳彪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継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因斟酌前史而譏 正得失又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班固傳固 除蘭令史探撰前記以為漢書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積思二十餘年乃成 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彪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彪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

班固贊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荀悅傳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為得失一朝荣辱十載宜備置史官嘗其興文紀其行無捨歳尽举之尚書以助賞罰帝覧而善之〔文獻〕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悦依左氏傳躰以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序曰立典有五志一曰達德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晉陳壽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叙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懐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南史沈約傳約以晉氏一代竟无全書年二十便有撰述之意蔡興為啓明宗有勅許為　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帝乃使専其任　魏謩傳謩

為起舍人文宗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我既嘗觀之矣謩曰向者取覩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来所書必有諱居善惡不實為可以不史後代何信哉乃止 李延壽傳本魏登國迄隋義寧作北史本宋永初盡陳祥明作南史 朱敬則傳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以遷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藁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又著史通譏評今古 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鄭惟忠傳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才長學識世罕兼之故史少才 劉餗

傳知幾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者史例頗有法吳兢傳兢叙事簡
核號良史　初兢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秀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乙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即謬謂曰劉
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
实書之章故在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惟何名
實錄云云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初今孤德棻吳兢等譔武德以來
國史皆不能成章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遠
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蔣偕傳三世踵修因
史世稱良筆
四六閭里之七十子獨立明為素臣　論先朝無兢之功

春秋之二百年惟董狐爲良史　垂未世不刊之典

聖明潤色洪業有光謨烈之承　竹書是紀配三五六經之嚴

典籍垂法將來式謹事辭之載　全植以藏示億萬斯年之永

素王條月之文無從靡隊　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慚於子華

終来年之対有所咨詢　上跂大尉之事當更探於宗元

七十子之内雖卜商而不敢措詞　通倚相丘索之音

數千載之間惟馬遷而斷爲實錄　考羊肹春秋之學

覽長卿之詞賦既喜同時　鴻都汗簡後春秋之舊章

任南史以冊書允貴遺直　不室明堂正周籍之散亂

顧裨諶之草創積日徒勞　摸青天白日之容　歷代之實

儻荀悅之編年他時有補　究斷簡殘編之學　載筆之公
蕭斧袞章由二言而褒貶　南董將伊於遺直　名乾坤之至德
芸織縹帙由百世以勸懲　游夏豈敢以措詞　奉日月之大明
上咸五以登三　聞宣尼之嘆猶及闕文　帝王之制担明
襲舊六而為七　有子長之才乃稱實錄　春秋之始微顯
惇元之闕文之史　三長之才識兼倫　三王四代惟其師
是周官立政之書　六家之議論所宗　八索九丘皆不論
書法不隱有骨鯁之風　無馬遷之作但窺東觀之書 以下
多聞闕疑無胸臆之論　非子雲之才亦被石渠之賜 並謝
空穴文字僅比叢書之蠹　暨歸外朝之鶯班

勤勞歲年秪增藏筆之益　獲為太史之牛走
冏雖追補於螭頭　攬制作之源浩如觀海　雖竭編摩之勤
幸已獲臻於麟趾　擴編摩之助倘或成山　未逃訛舛之責
冏慚狹識而淺聞　從取笑於牛毛　抱槧懷鉛
忘恧求而博考　猶日矜於鷄舌　屬辭比事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九

建安　葉　蕡　子實編

御史臺

總説　周礼呆伯屬享賛書授法令乃御史任非今職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又淳于髡御史在前皆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礼儀以御史執正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之是也所居之曰者漢為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成帝時有烏巢亦謂之烏臺　後漢亦謂之蘭臺寺　應劭漢官儀云廷尉按責上御史臺此則當時廷尉呼為御史臺非當行臺名也　北齊曰南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　隋及　唐皆名御史臺龍朔中亦名憲臺

風霜之任彈糾不法 鞫按禁繫則委之大理李乾祐以因自大理來往滋其奸乃為臺中置東西二獄 多受詞訟武后改為肅政臺置左右二臺唐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三司 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為三院前後有四推御史東推主國相諸王諸將公主等失南推主朝士 候伯等失西推主令錄等失北推主失官典等失

御史大夫

總說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 哀帝建平二年復為

御史大夫　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二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天下之人有稱冤無告者與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押班侍御史專舉不如法者

六典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

故事

前漢兒寬為御史大夫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

洛陽聞寬為之諸火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火不能及退而
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直言諫爭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
宜從橋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血污車輪上不說曰張猛曰臣
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上特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无以易堯遂之之 杜延年字幼
公周之子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旧位坐臥皆
易其處 于定國為丞相陳萬年為御史大夫与之國並位公年
論議无无拂後貢禹為代御史大夫數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

丞相議可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却之却之下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直不疑為御史大夫惟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如立名稱為長者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天子下其議雖未盡從然善其質直為　貢禹為大夫而華陰守丞嘉注師古云守華陰縣丞著嘉其人名　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宮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　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知略可使以六百石

秩試守御史大夫以尽其能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
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從之　漢雜記事故事上書
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法不奏及魏相為
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唐正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
夫別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
禁人牢扉滿常滿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為不便
遂掘去之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人慮
司故事大夫已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略无承稟隱甫一切督責
事无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出殆半群
寮側目　御史大夫李丞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逆事

不諳大夫禮乎衆莫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進曰故事臺中元長
一官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
許則彈大夫不知明誰也丞嘉默然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
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
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李傑以為朔方軍都虞候兼御史大夫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
親戚犯法皆不撓避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頗色莊重不
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
鸇豈衆禽偶奈何屈以押之　李峴傳肅宗收京師拜戶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亦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国初

以来兄弟並拜大夫未見其比時長安士庶皆美之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正色立朝中宗嘆揚再思檢校左臺大夫曰辟車妻秩非德靡升專席惟班惟賢是屬　蘇珦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鉄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崇級实資卿之通任前峡州蘇珦詞杳楚澤心湛黃陂旣光大廈之才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石[illegible]憑麒風起霧冕朱惟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通典減御史大夫副丞相事今若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康迭爲宰相薛章賢臣銜皆至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

四六全篇規奉詔除進君言責開衆之路立大平之基結知方深

有識相慶朝廷以數開直声為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己志
為先享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違而不能窮
下所奉咸自忽為己至於烈如此其早求一奉而兩全曠而年而
幾見君處尽言之朝而泰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
惟時所推非公誰可恭以 某官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為
名家文章不通人後傑三千百輩上一時爭慕於風流漂泊十五
年間万口皆為之歎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鴛鷺之遊廣庭幾望
於清光即日立登要路付柱後患文之事观胸中雲梦之奇盖嗇
聞議論之崢嶸知能救風俗之頹靡當今桑雇之不探无致玉石
之俱焚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万世之後雖行藏豈

不在我恐彈擊非以處公卯被褒如别蹐禁近某肅群甫尔閭閻
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嬈晚臺綱靖深願為清
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中丞

總說 漢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從
皆下置 中丞為御史執法在殿中蘭臺圖籍祕書
漢初為臺主後漢曰中丞魏曰宫正後魏曰中尉後周曰司憲
唐曰中丞 龍朔中為司憲大夫亦謂中司 漢光武詔中丞
與司隸尚書會同專席而坐京司號三獨坐晉制中丞之與洛陽

令分路而行　齊朝中丞得專道而行　梁朝中丞車前紱三騶

執秉印囊

故事

漢書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數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東觀漢記挨準字幼陵為中丞舉正非法百寮震慄　謝承後漢書陳讌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　續漢書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情衣服車馬嚴奉劾按章申明旧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魏志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鮑勛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刁之躰　宋荀伯子為中丞莅戰勤修

有匪躬之節正色立朝內外憚之　蕭惠開為中丞百寮畏之之八年入為侍中其年詔曰惠開前憲司奉法直繩不撓權威朕甚嘉之更授　御中丞傳賢拜御史中丞執法中司　百僚敬服　晉周處字子隱為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宗室敬王司馬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直海西公廢大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撣我直可畏也　傅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　能遠字孝文選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勵可謂王臣　南史沈約為御中丞彈奏王源

文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奏白簡以聞又任昉為中丞彈曹景宗文亦云謹奉白簡以聞　王准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悉朝儀自家世相傳並諳江左旧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李御史中丞為百寮所彈自彪之至准之四世此職焉　刘瑀恃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梁陸杲為御史中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荅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江淹

為御史中丞 明帝作相 謂洽曰 君昔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令為
南史定以震肅百僚也 淹於是彈中書令謝朏等及二千石大縣
官長多被奏劾 內外肅然 明帝謂曰 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
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李憲遷御史中尉 遠近畏之 豪右屏跡
高祖常呼為李生 又從容謂群臣曰 吾之有李生 猶漢之有汲黯
齊王高澄用崔暹為中尉 宋遊道為尚書左丞 謂之曰 卿一人處
南臺一人處北省 當使天下肅然 唐尚書政事乙臺儀自大夫
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 國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 李尚隱
張延賞 溫造也 溫造為御史中丞 左拾遺舒元褒上疏論之曰
臣聞元和長慶卜 丞行李不過半坊 今乃遠至兩坊 謂之籠街

唱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　韓皐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　魏謩遷中丞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兼綜戶部公事從之　裴度為中丞奏崔從為御史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伏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　高元裕字景圭開成年改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其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孔緯字化文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縱而自肅　武元衡遷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也持平无

私綱條悉奉人甚稱重　狄仁傑孫兼謨遷中丞謝曰文宗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顧望心　聖業由茲　不乖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人之心我兼謨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志心彈奏

盧奕懷慎之次子与兄奐齊名天寶十一年為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文宗謂宰臣曰可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宗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怨无風望上曰不然鳶鳳与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嘗以時諺謂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曰（居晦）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

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本朝勝中正權御史中丞頗振舉故事朝儀整肅搢紳以稱職許之 淳化四年詔獄无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 孔道輔爲中丞自兗州至京師凡二千里日具公裳幞頭席帽乘馬其謹觸如此又論廢郭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杜衍爲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上嘗言臺諫官須擇重知治躰者方可選用御史中丞爲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爲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緊及爲中丞事不該理体者不言故上重之遂大用以知制誥王疇文章雅正立朝嚴介擢爲中丞以代緊傳宣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風威 傳咸中丞箴云執憲之綱

東国之憲鷹揚虎視肅清趨慢　姜梅臺儀復振　宋景不諂

事二張　溫造　發南曹僞官九十人　仁宗時張方平内外事知無不言　天官書太微南四星中為端星左右為振門又太微南四星為執法　褚亮詩曰白簡光朝列彤騶出禁中　元稹制南憲右掖至于中臺我朝之極選　漢書孫寶曰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　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　冠豸獬冠鉄為柱亦謂法官佩蒼玉　任昉簪裾輻湊號曰龍門之遊

四六

全篇伏審顯由横搨擢長中司善類幸甚竊以治亂之變本人為而聖賢之合必矣天授方霍雲枕第張敵頓白發其端而王氏擅朝劉向蓋終不能奪雖孝宣卒以更化而不免自親

其文如成帝失於優柔乃徒知為起此論洪惟 上主克遵前聞首召老成來專邦憲公議既出威權自歸破盤根於太山之四維盡群啐於天池之一經恩足以保功臣之裔公足以止世卿之識日月知名草木咸若此蓋恭以 某官力任四海先覺之重獨攄一生頳忠之心臺經具張国患皆去無對狼之當路有鶚鷙以在天御史之入延英腹心所寄大夫之次丞相股肱是期某排抑莫信侵已老昔鴻飛之遵渚尚何有於鳧鷖今鳳鳴朝於陽亦復動於珪龜空賀廈以彈切欲掃門而無因覬精護於寢興用永承於眷倚

本朝引於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龍墀接武 黼衣

端公當於南司兩院之崇典獨坐迭為憲長 獬首横冠 白筆
在漢則以大夫而位司空 御史府乃朝廷紀綱之地 三院
至唐則以中丞而遷宰相 中執法為天子耳目之官 九條
金鑄鼎而魑魅莫逢姦邪既遠 或奉簡以聞則威攝四方
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 或籠街而行則札優群辟
赤墀特立道鵷鷺而接夔龍 或正繩直筆有若周廄 上憲
白簡敢言若鷹鸇之逐鳥雀 或流汗失色獨異徐陵 司
猛虎在深山莫予敢侮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 北斗太山
迭驤騰夷路得君甚專 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 清霜烈日
去莒僕之一而君子謂忠 廣一人之耳目 大臣畏法而修

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　端百辟之表儀　天子欽容而避
烏府拜彈之任　曉馳驄馬峻御史人霜臺　御史耳目之司
鳳地進擢之梯　日轉摠龍侍玉皇之香案　天子腹心之寄
方幅直繩消邪朋於正名之際　三院僚屬皆所辟除　南司
辰獻入告斷国是於立談之間　一王典章率由糾正　東閣
烏府潭々之選　諫草切揮筆端風起　首推清要之南床
鳳池雨々之階　囊章玩露簡上霜凝　獨於糾彈之獨生
風節可畏足以厭難於未形　廷臣無出其右者　拜命楓宸
議論敢前足以致君於無過　王上遂以大器之　提綱柏府
披肝許国　繩愆糾謬　盷天子開不諱之朝　言必聽諫必行

正色立朝　指佞彈邪　士大夫立敢言之地　柔不茹剛不吐

必得剛明肅艾之士以正其紀綱　外判百官之失　朝廷自尊

庶幾上下遠近之情不欺於視聽　内絕庶事之違　風采所係

坐令葵藿之不採　行見主威之隆盛刑賞信忠佞分　芝檢

愈見松栢之後凋　佇見国体之正乎法度明政事本　栢臺

崔子義彈治不避權幸　之一人之耳目　高論凜然　風霜

狄兼謩職業當嗣家声　爾百辟之風霜　直声籍甚　日月

姜晦振儀時共推於知体　直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於多事

孔緯疾惡人皆憚於聞風　僧儒雖稍寬之後每先束縛於有才

正色以糾官邪方資重望　持憲無易存心已擅當官之譽

同心而推　國是更籌遠猷　在諳有若臣扈佇參佐帝之勲
溫簡與之彈擊無畏威望自將　思礼並隆知神明之眷遇
中思黜之東縛有才按治皆服　紀綱大振見賢哲之能爲
冠劍在　近常聳聽於正色　既編吏耳目之司　正茲蹇諤
旻旒當宁每嘉　納於直言　將進股肱之任　協贊盛明
茲由横揭之推　丞承渥於風廷　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克
就拜專席之貴　肆執糺　於柏寺　一角峩冠仕者皆嚴憚懾
振爭臣七人之職　積灬立朝之望　虛位拜第一人具瞻獨坐
賤御史三院之班　隱然執法之除　籠街過三百步孰敢並行
火倚風霜　志在擊邪如嵩鶻之逐鳥雀　方聖天子虛佇之久

霆階霖雨　事先去甚當豺狼不問狐狸　正大丈夫彈擊之秋
上方悼於天倫覽萬機而未暇　主聖臣賢慶風雲之胥會
中丞疇於人望眷三燭以先除　乾清坤肅仰霜隼以橫秋
擢由上意　華夏聳觀　白簡飛霜豈止落金吾之膽
進領中司　廟堂增重　丹心照日又復寢淮南之謀
九重深念其孤忠　懍顏跖是非之不分　幅員相語　白簡
一夕驟陞於獨坐　雖竞舜聰明而莫治　經紀畢張　烏臺
虎在山而莫　於藜藿立朝允賴於孤忠　上以衛持於國是
豺當道而焉問於狐狸報国宜攻於巨蠹　下焉絕斜於官邪
說行如流毋廢沃心之益　鷹鸇橫秋但聳藩籬之望　霜擊

義形於色潛消落膽之姦　出林伏猛虎全藜藿之生　風生
輟從諫大夫之職　惟明主可與盡言既盡納忠之益　豸冠
付以中執法之任　而仁人宜在高位果膺不次之除　烏府
搏擊何心聳逢秋之鷹鸇　宜簡知於宸扆　除命四馳
姦邪褫魄無當道之豺狼　丞入冠於惠文　師言參允
繆糾繩愆優踐紀綱之地　峻躋執法　霜凝白簡　奉簡以聞
經邦論道佇躋承弼之司　允愜僉言　水照紫宸　垂紳皆震
故正士端人至剛而無所憚　所以如鷹鸇之逐烏雀　鳳詔
雖元臣宿將有郤而不得容　曷嘗捨豺狼而問狐狸　烏臺
鳳凰之鳴朝陽宜群心之胥慶　共高已試之能　寵膺休制

燕雀之賀大廈幸末路之有歸　宜副久虛之任　峻長中司

侍御史

總說　周礼宗伯屬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侍郎御史之任也　侍御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注方板也謂事記在板上　秦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亦名獬豸獸名一角一觸不直故執法者冠之　唐故事法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漢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以侍御史為直指使者衣繡之持斧逐捕盜

賊國直指者事而行不阿衣也衣繡衣尊寵之也　臺內事志
主號臺端人稱之曰端公　最雄劇食生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
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　侍御史掌五曹一五曹二印曹
三供曹四尉馬曹五乘曹又四職謂推鞫彈舉掌公廨臺事
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乘即青橐　晉職官志侍御史在豹
尾內便為禁省　又所主六職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
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　唐侍御史一人知東推以殿中侍
御史一人同知淮東太倉出納二人同知西推淮左藏出納號四
推御史以分京城及諸州東西次也兼理匭事及贓贖事　侍御
史一員在龍墀邊抵候彈奏公事

故事

嚴延年遷侍御中劾光專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後漢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遂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以家中律令書藏之以俟聖王咸常敕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桓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張綱爲御史時遣八使巡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心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　東觀漢記申屠剛字臣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〻
多直無所屈撓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止不聽剛以頭軔乘輿
車輪馬不得前　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
狄所過皆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鄭據字平卿建初五年辟司空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據斗筲小
吏擢在察視之官分當刺邪矯枉唯明詔端其前微臣謹其後昧
死先以聞詔書示官府曰據剛正盡節亦何陵遲之有其賜素六
十疋由是顯名　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
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　陽秉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
相之才魏大會殿中御史皆白筆側階而坐帝問此何官辛毗

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毦筆耳注毦音餌　傳暢晉書劉毅子暾亦遵其家業用心爲正爲侍御史

晉書劉毅子暾正直有父風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卿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夫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命紙筆奏之彰不敢言衆人解釋遂止　北齊司馬子瑞爲中丞選御史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以繩違駁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寮揚雄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爲匪石直也如絃有兼此者實所饑渴　隋曹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憂法平

當下為勢所困　柳彧為侍御史當僚敬憚上嘉之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寵寶獬豸冠按礼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安董巴法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象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唐御史曹長官戢轡辟而止焉開元以來但舉鞭揮揖而已　溫造字簡輿為侍御史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韋制進馬一百六十匹造正衙彈奏祐服戰汗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吁可畏哉　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鵰言其顧瞻人吏皆如鵰鶚之視燕雀也　李嵩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者

不至死高祖時令鞠之素立諫止之自是累成恩德尋丁憂高祖令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户参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人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御史中丞宣範舉陽嶠為御史嶠不樂擊之任範曰為官擇人　豈待情願遂引為左臺侍御史　王義方在職劾李義府曰碎首玉階素明臣節　侍御史王義方廷奏李義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為萊州司户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对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王義方遷侍御史時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義色生事繫大理義府

忱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義方乃廷劾義府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遷萊州司戶　柳範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遊損居人田苗範奏彈之大宗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對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御命出使不

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書其山川地勞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旧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 沈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国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

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年李玄同張仁褘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賛云爰有貞栢徒植清臺蔚條霜勁垂葉風閑始逢鵲喜終見烏来

通典食坐之南設横搨謂之南床殿中監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眩動搖山嶽震慴州縣誠曠職爾

驕傲自得使人如癡又曰凡侍御史之例不得出累月則遷登南少故號爲南床　栁宗元詩憲府初收跡冊墀共拜嘉分行叅瑞獸傳點亂宮鶴　蘇味道詩盛府題青案珠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凛〻當明色行〻滿路威　又懷臺中友詩薄遊本霜置直指戒氷心　杜子美贈吳十侍御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饒易贈侍御中詩脫趍天闕烏紗薄丙直空臺古栢寒劉禹錫送楊侍御歸朝鷙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旻聖朝寰宇靜所至不理輪　李白贈潘侍御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横秋霜軍論事多引納階前兕士羅于將　國朝何郯言事不尚沽激直體朝廷重之　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端公

居南司五院之中典獨坐迸為憲表

四六

全篇正色左臺御史聳殿中之職 拜崇南揭惠文先拄後之儀風采益尊見聞皆震共惟 某官才高朝 采簪冠月評光曠舜薰絕翰墨之蹊逕周孔思酌道德之淵源自秘府之校文以清扶而霧頼一言悟意共高憂国之風六察分官即有事端之語如鷹鸇之必逐烏雀當豺狼則不問狐狸白簡凝霜方霄人之落膽巨川作揖期良弼以調元某賀廈情深掃門迹阻遥予借譽叨華免之褎羽翮問程有待洪鈞之播恭審皇容上坡位事横揭屬者進格君心之論九重亦為之回天移而為糾官邪之司皐柱自然而見覘此 非平日之素焉得崇朝

之字恭惟　某官以海內寡二之辭章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役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竭麾而趨及闒高貲掉臂不顧之風其類有此運行道之既白知寸心之獨冊廷事未幾臺端亟唆士有校挾恨無所施請而觀流涕太息之書孰不以古人而自詭起而當君子小人之會其無負所學者幾希今聖主既求惟本之繩在執事必為赴壑之水即疇孤三之操遂登儒學之崇其自分　推陪何辭瓌治膾爲相府晚乃依成蔭之餘振鷺鄉涌夢不到末行之舊直道正言水以石投而必受　正色立朝帝自下而尉上　正衙淮辭陂行雪因覡見以自消　損身許國不吐剛而茹柔　檻櫚帝仁約自循鵰鶚才固絕群　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

張文紀不問狐狸悪惟誅首山 悔循鳴亦鶺鴒之常性 一
昔神龍失水幾為螻蟻之所凌 正色立朝堂々不撓 明目張膽
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嘉猷告后炳々如丹 造滌決心
國有正人益洗心而滌濯 達公論於九重晏闔絕扃 驟焉
民欣素望咸延頸以覬瞻 再覩儀於三獨益見寵褒 皐鵬
維時南揚 果自副端 方共持於國是 宜中詔見知於冕旒
是次中司峻登 史一 豈特察於官邪 茲南床果昇於英髦
遂無三院之嶷 盖勢力能排於山嶽 豈惟使人避公雅之驄
独覔一臺之長 故威稜素厲於風霜 又且彈奏落祐甫之膽
萬幾重大既親捉攬於法宮 得賢哲則自然致朝廷之尊

百辟衆多必賴推彈於憲府 去姦回則孰不有簡書之畏
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起自徒步 直聲既振於烏臺 明綸
謂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執明恩 寵眷益隆於丹扆 摛揚
暫嚴綱紀之司 載筆螭頭久壂論思之益 踈恩北闕 五曹
郎付樞機之任 秉聰烏府妙膺清要之除 峻扶南床 六職
豸冠振職烈若風霜之嚴 光膺宸綍 霜凝白簡 肆求倚任
烏府馳聲迅如鷹隼之擊 進以臺綱 風入花驄 見屬覽明
擢司言路 青囊增重 風采聞於當世 簪筆以別其儀
獨秉憲綱 黃閣非賒 膏澤下於斯民 給騶以嚴其体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九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四十

賀啓　　建安　葉蕡　子實　編

總說　殿中侍御史

總說　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掌殿中禁衛隋初改殿內侍御史唐置六員內供奉三員掌駕鹵簿內糾察非違與侍御史相亞號副端又號蘭臺御史　唐百官志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殿中供奉之儀　後唐天成中御史在龍墀綴供奉班

故事唐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

體局方正廊廟才也為雄州富平縣主簿 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糾劾不避威權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王無競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

郭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呂見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往彼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雍州司士泰君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亦墀下接武夔龍遊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大

夫孫雲常挺以朝列不整責臨〻曰此謂小事不足介意謂今之
後革之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革挺对之私語趋至曰王
辭班臨彈王江夏呑曰乃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自亂
班帝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崔仁師正覌初敗殿中侍御史
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補支黨累係填獄語仁師按覆始至悉
去囚械為具食餘湯沐以情訊之正坐魁悪十餘人他悉原縱大
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决而事変奈何仁師
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称殺人則足亦皆有礼豈有知枉不申為身
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無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
曰崔公仁恕秘無枉者奉無異辭由是知名　後漢天成中御史

臺奏每御史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左龍墀遶祇候彈奏公事或南班失儀點校不及今欲依常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鍾鼓位乃各綴供奉班出入　国朝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與御史抃奉大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抃復知捷為廢縣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之利嘉州舊産紫行桶檑嬰水等任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民甚苦之中復嘉作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廉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言宰相劉沆之過出知池州石還為侍御史　英宗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

察御史東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與御史中丞知雜事迭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 李珏字待價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除禮部員外郎 裴冕字章甫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許景先時議僉惬抨按不利近強 司馬鍾與伯父希象皆爲此官希象剛直不諂 魏直二員居殿中伺察非法簪白筆側陛而坐盧徵送崔侍御云烏臺正客紫髯公

全篇出言法座進步憲臺山岳動搖已振豸冠之職夔龍

四六

接遒益崇鷺羽之班朝尊端人士作嘉頌恭惟 某官量涵德宇識邃經拜執古道之權衡諧正聲於韶濩望傾後李西北

斗之垂光名補綿區軋魁星而齊色遲徊久矣問耆沛然自後入
於帝城即高驤於朝路西崑縹組居張率之清官東觀紬書稱董
狐之良史暫蹇粉省書傾鳴樞俯從六察之游茲奏副端之拜人
中屈軼惟直指於田邪柱後惠文成具瞻於剛介風霜是長霖雨
可期具獲覯遼郵正拘左契捉 衿布武莫勒倒屣之迎貢牘逞心
敢贊典藏之喜
張行成匪由介詔牽職於唐宗　下糾官邪闢衆正之路
王無競申正班聯糾違於楚客　上維國是立太平之基
大郎不群已激昂於烏府　陟兩殿之崇班　顯膺宸命
清規絕俗直聳正於鴛行　總章臺之劇務　榮副臺端

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　秋霜烈簡　閑掌中憲之司
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才之英　靈豸儀冠　察禪外閣之事
指姦救獘敢思身計以自容　入而霜簡則百吏肅憚其風
極口輸誠知有主思而上報　出而繡衣則列城豪被其澤

監察御史

總說　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　按唐監察史掌內
　　糾違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職　知朝堂正門無籍非
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闕南　唐職官志十員掌察百寮巡
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

帳籍隱沒賦役不均其三 察農桑不勤倉廪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并縱暴貧弱寃不能自申者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涖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宴射及大祠視不如儀者以聞 開元中校檢兩京館驛一人號驛使 又分察尚書省六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官 後周秋官府有司憲府脉下士八人此監察之任也 沈約宋書秦監御史古牧伯也與今不同

故事 唐顔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時天旱獄決乃雨郡人呼

之為御史雨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
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
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乃從之　陸元方為監察御
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
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
齊澣少以詞學稱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
教當時以為稱職　監察院長與同礼院隔語曰事長如事端
紀履忠在職劾中丞來俊臣五罪一專擅国權二謀害忠良三贓
賄貪濁四失礼教五癡昏很戾請下獄　楊假楊收並宜直之子
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州入為監察兄弟

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李尚隱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称其妖逆詔御史按覆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為申明哉遂越次請往按覆竟推雪李師等免之

韋思謙云大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執国患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蕭志忠劾宰相蘇味道贓汚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礼乎衆不敢対志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関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黙然而憚其剛正　崔琬為監察御史弾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

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自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今瑰與楚客約爲兄弟時人切嘆焉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穆宗即位益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疏切諫疏奏令中使宣封寧臣云虞卿所上議切直可覽後寧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爲賀　国朝天聖中以太常丞梁憶爲監察御史憶有至行朝廷聞其名而特命之　上部侍郎薦張錫爲御史言丁謂不當從內地昭應災不當以罪人宗　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

正真御史也　李愷時字文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愷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張廷珪諫則天營遠佛寺　李善感諫造萬全宮不納　韓思彥字英遠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馬周字賓王上疏以來事可爲者惟忠義　裴度論權嬖極切

劉思立高宗時爲名御史時大旱遣中丞分道振贍思立建言蠶務求畢所至不能爲勞請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　張嘉貞召見內殿奏对偘偘則異之云臣草茅之人今天威咫尺若隔雲務后召工蕭　蔣沇處事平剖斷精允　李華劾按不撓州郡府然　蘇廷碩覆獄驗來俊臣之誣多從洗宥　李乂劾奏無

避

齊潮劾奏常先風教號善職　巖善思審寃獄活八百餘人

韋瀆字子裴方静寡欲不肯見高元裕云恐無呈身御史　英宗治平中工内出范純仁呂大防姓名乃用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大防爲監察裏行鞠詠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亳州国入相謂人君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　李紘仁宗朝爲察院時召樂人工疏云即位未訪巖冗者召伶人

全篇恭審緑綈錫命白簡察康本末治聞久鬱行秘書之

四六

望行行且止頋高真御史之風一臺得人羣目改視恭惟其官絶俗以立於獨追古而與之脊揭日月而行名昭垂而旁達引星辰而上文迴映以芒寒壯年自致於雲霄妙手連收於科目

時須士衆天亶賢遺然冊 府淹留閣而周而來徒惟宸東洞燮度
衆儁以超遷伸於久屈之中許以進言之地士之求用志亦甚高
環而顧 天下之無人爲之太息及手受王知於當世竟以無聞衆
皆鹽於 公榮遇獨知其任重責備昔田面而至過時則多悔弗追
它人虎之假以作仕途之高少賢者得此定知爲群枉之鷹鸇欲
垂千載之芬香爭覩一舉之奇絕仄侯隆春擢專中司某居在鄉
郝最家愛過少而取所棄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鷄
居然失旦仰英猷而雨別讀除目以霜凝已分飄零敢作綈袍之
想未忘雅素忒尋敗禊之盟
入覲天光擢居風憲緊王人之履用知 公道之伏閒除目肆欲朝

僉允協恭惟　某官與拜巨哲高世　名流期々　抗直之風諤々敢
言之氣衣繡持斧素　高擎斷之才攬轡登車　風起澄清之志暫攄
賢業以著　軄名訒十九牛而刃若發　硎擊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方
江湖之深遠懷魏闕之心向鬼神之疑遂膺宣室之召　戰壽時望
允賴辰猷親逢不諱之朝屹若正色之地　明目張膽何狐狸之足
拜聚精會神要藜藿之不採豈惟動山嶽之重益将書竹帛之光
肅見設施進聯肴寀某受知惟舊聞命之初廣廈萬間喜庇身之
有所尺書千里悵趨慶之無階
處盡言之朝向參風憲之任　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
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才之英　取功立名於萬世之後

三省之務悉分於六曹　推姦擊強既屬風霜之操　九重
六曹之務皆總於六察　獻可替否益彈藥石之辭　六察
馬立禁仗嗟久闃於群喑　朝廷以數聞直声為盛治之世
鳳鳴朝陽行聳揚於衆聽　君子以得行己志為光亨之時
一人耳目之官　當乾坤清夷之時　自漢推三獨之雄
四海搢紳之望　居山岳動搖之地　至唐增六察之峻
乃近輔之所儲　鑑明而塵垢不正鄙吝皆銷　迺崇烏府
豈衆僚之可擬　鼎鑄而魑魅莫逢奸邪自屏　糾正鵷行
榜中龍虎英名東冠於諸儒　是使朝廷之增重　正資彈劾
簡上風霜威望肅繩於群辟　更推臺閣之有光　少屈回翔

盖九重摠攬方沙汰於江洞　宸眷益隆尚需於綿歷
謂三院峻雄可動搖於山嶽　臺儀方振更藉於推彈
金鑄鼎而象神姦力持正論　親逢不諱之朝
雨作霖向蘇歲旱行贊大謀　屹若正色之地
親奉詔除　典司風憲　豈惟動山嶽之重
進居言責　分判忠邪　益將書竹帛之勳
開衆正之路　分六曹而廉察　三接
立太平之基　聯五院之清華　六聯
盖嘗聞議論之崢嶸　付柱後惠文之事　雖行藏豈不在我
如能救風俗之頹靡　覌胸中雲夢之奇　恐彈擊非以處公

當令藜藿之不採　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　旣臺閣之有光
無治王石之俱焚　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　亦朝廷之增重
惠文彈治豈惟舊物之還　邦憲總于一臺　入覲天光
侍從論思佇峻中司之擢　官儀峻于三院　權居風憲
動無制肘凜乎山嶽之或摧　上聖方躬於總攬　頭膺天詔
進不違顏豁然雲霧之爲開　直賢宜付于糾繩　進長霜臺

御史知雜

總說　唐制御史久次者一人　知雜事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開運二年准故事於郎中選清謹強幹者兼御史　知雜事

故事

王播判舉不阿有能稱呂溫險躁詭譎皆為之　國朝人宗時何剡同知雜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政丁度輕脫夏竦皆回佞不合人望　又張昇論張堯佐緣貴妃寵知開封

臺簿

總說

制云夫朝有耆位有表御史府之籍而簿領以鉤考實朝儀所係也掌鉤檢稽失　案漢書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直以下無聞　隋大業中置二員唐置一員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為之正觀中自張洪濟為此官後遂為美職管轄臺中雜務每食則執黃卷書其違罰　佐糾彈　掌勾稽

裏行

總說 正觀初馬周以布衣用進 太宗令於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置裏行之名

故事 龍朔元年以王立之爲監察裏行 嘉祐名臣傳仁宗時王絢爲裏行言伏青單伍人不當爲使相

諫議大夫

總說 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屬光祿勳世祖中興以爲諫

議大夫　唐正元中置八人隋置七人後周為保氏盖地官有
保氏下大夫規諫天子此其任也凡諫有五一曰風諫二曰順
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職官分紀天禧元年詔别置諫
院舊屬三省

故事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
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
依鹿鳴之声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大學宣
帝召見武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
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　貢
禹字少翁元帝徵為諫議大夫數虚己問以政事時歲不登群国

多困禹奏言宮室有制宜從儉從之　禹工書曰陛下過意徵臣
拜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月九千二百稟食太官又蒙賜賞四
時雜繒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甚厚　孔光字子貢經學尤明舉
止方正為諫議大夫　何武字君公太僕王音舉武良賢方正召對
策拜諫大夫　兩龔皆是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哀帝
時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
甯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向為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時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諍
大夫甯壽侯稱疾　鮑宣為諫大夫每居位常上書諫諍其言少文

多負薦望之累遷諫大夫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国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哀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国無達士則不知善　龔勝為諫議大夫居諫官數上上書求見言百姓貧賤吏多不良風俗漸薄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劉更生既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　後漢帝虎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　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礼進止朝廷敬之　傅翻轉諫大夫數陳讜言上嘉之　虞永字叔即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蹇犯顔諫諍以俸

禄賤諸生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歸天子思之革與母居至孝為母炊不委妻子常輓鹿車載母里號巨孝母卒哭泣不絕聲服竟不脫太守遣掾釋除之詔齊相曰諫大夫江革母病故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賜穀千石長吏以八月存問致羊酒以終其身 郭丹少從學長安入函谷關慨然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講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去家十二年乘高車出關 華嶠後漢書桓榮遷諫議大夫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輙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辨說 華陽国志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德湯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常異之曰汝大

必為將帥也口授兵法數莫言為丞相主簿大祖善之拜諫議大夫典夏侯尚並掌軍計　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閤必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　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

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任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任為陛下国計則為忠矣 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為不得漏那律曰能以瓦為衣必不漏矣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舜作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何也遂良曰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蕭均為諫議大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殺之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免其死

罷顧謂侍臣曰乃真諫議也　求環爲吏部侍郎　玄宗嘉其
正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侍供奉仗下後力言朝廷得失　李景伯
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回紋詞衆皆
諂言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
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
帝意嘉納　張薦權諫議大夫俄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中
傷俊良　薦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　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
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主善惡二者不可兼改秘書少監　陽城
爲諫議大夫德宗時裴　延齡以姦佞用事大臣陸贄等咸遭譖毀

城南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聞之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自此名重天下　陽城隱於中條山德宗召之召衣褐赴京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利名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為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　李渤長慶初為諫議大夫敬宗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閤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顛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閤待罪金吾伏語次撫伏乃止　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

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对曰
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
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閤中奏事
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駮諫議大
舉其職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
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
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洎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
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太子侍讀　淮南節度使王
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等伏延英疏論之
續漢書曰周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病甚帝問遺对曰從事中郎

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
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工徐謂之曰朕知舍
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令權卿諫議大夫　武
宗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郎等於閤內論陛下
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星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
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國朝田錫天資骨鯁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对事奏
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　真宗手詔襃奬拜御史中雜事遷諫
議大夫　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朕之汲黯也　王吉
字子陽諫宣帝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　貢禹以歲不登乞罷角

觝戲及齊王服官　匏宣諫朝廷亡大儒骨鯁白首耆文魁壘之
士今乃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　劉更生行修飭　王良數進
忠言　後漢陳禪字紀山元日諫幻戲　虓循前後工八十四章
言激切高適字達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　崔元亮字晦叔朝
廷推為宿望　武儒衡字廷碩論皇甫鎛議論勁正有風節　顏
相時字睿正有爭臣風蘇世長侍宴披香殿以雕麗大過帝諮
重其言　孫伏伽自萬年主簿諫太宗怒特斬之伏伽曰臣寧與
關龍逢遊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卿如是朕何憂乃拜諫議
崔寔為諫議大夫箴訓戒尚塞言壅為賊默之患用顛厥國
白樂天制云自居首諫益厲謇諤　又制　文云官箴王闕是屬其

才宜得蹇𧻓之人以居之　杜甫贈韓諫議詩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騏驎鳳凰　又贈鄭諫議云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毫髮無遺恨波濤獨老成　劉禹錫寄李賈二大諫拜命詩諫省新登二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如冊肯放淮南高臥人近世鄭文肅張方平王拱辰滕甫呂惠卿鄒閑甫皆不歷郎中員外便為諫議大夫　白錫字直臣來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職分兩禁獻納尤勤　劉輔諫成帝立婕妤為皇后

四六　全篇制綸誕布縱案頭持名者實之官久積稜稜之望官以諫為職愈伸蹇蹇之忠即狀所傳僉諧相慶恭惟　某

官玉輝千仞樂奏九韶光醲舜薰絕翰墨之蹊逕周情孔思酌道
德之淵源自結眷知浸居言責惟聖主和顏而納誨故爭臣造膝
以陳辭卓尔不群如鷹鸇之逐鳥雀玄其太甚當豺狼不問狐狸
欲崇丹扆之權乃峻青蒲之拜儒先益喜善類爲依視秦人之瘠
肥孰疑楊子觀鄭公之嫵媚必相唐宗其迹遠雖翹喜閩燕賀號
五雲舳疊荣譲牘之藏封萬户候未快賓階之覲
疏恩詞被進位諫垣凜風霜於南臺久持天下之正振羽儀於東
省方格君心之非儒先得與善類屢載况蒙知之獨厚幾歆舞而
不恃惟爭臣古者七人蓋公師至於四輔自秦而降始異秩以設
官由漢以来常擇賢而授職我列聖以人爲鑑從善若流馬范伏

蕭神文徒策而與子蘇劉書荀元祐更法以靖民曆數二百年之間何止六七公而已國家安治社稷長固皇天眷祐之深亦諸老維持之功屬昭代聖明之在上斯異才磊落以相望朝無頹綱国有元氣恭惟 某官學窮精祲識照幾先老成重於典刑達集尊於德齒獨行之操渠背枉尺而直尋難進之風足以廉貪而立懦自躬與行與世作程遠白首以來歸仰冊心之益社名不求而自至道歆晦而彌光仰俯五年周旋三院如逐鳥雀士歆尊主之忠安問狐狸衆服擊強之勇雖傾心於向日數引與於歸雲如爲上留寧許公去遠茲顯擢誰復異辭尚小異於夙宵將大明於邪正切磋琢磨懿君德於珪璋茂夷蘊寵尽農工於稂莠列諫行言

聽奚侯引裾然爵高憂深更覲補袞行遂柴樞之拜旋膺黃閣之求旁杜遜賢當見忠良之辨禹稷同道曾何出處之疑某薄宦教奇孤蹤寡與幸登門之最舊辱倒屐之甚塵甑散之文毋借詞人之目跉跰之迹莫酬国士之知念偏親垂暮之年落窮裔非人之境蛩蠻為伍魑魅相鄰瘴霧襲帷於清晨山鬼吹燈於靜夜踐茹蘗未卜生還附鳳攀鱗敢圖榮進輒憑尺牘聊寫寸誠涸如轍鮒之揚鬐瘠甚轅駒之駮首一貴一賤真泥蟠而天飛三沐三薰頓景從於猋舉

披肝許国朝廷可以無憂　諫行言聽之時　中宸

怒髮衝冠藜藿為之不採　面折廷諍之任　首諫

右尹子革因墙典而道祈招之時　歷觀前世之用人　五諫
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采長之職　茲爲文士之極選　七人
斟酌獸樽竚獻三千之牘　養慷慨敢言之氣得伸其志
扶搖鵬路豈量九萬之程　抱縱橫適用之材實擊乎天
供職未幾別有九廷之榮　當諫行言聽之朝　論列是非
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　居面折挺爭之任　數陳利害
君善養老天下之父歸之　蓋無拂士者雖有国以常亡
臣能格非大人之事備矣　而有爭臣者雖無道而不失
光奉制綸　朝廷增重　啓沃冊表斷二十年不決之議
擢居諫苑　中外聳聞　建立国本垂億萬世無疆之休

父子之間而難言　君之道焉可誣　聖天子樂在於得賢
賁育之勇不是過　國人曰賢然後用　士大夫喜聞而增氣
主聖臣直已契風雲之期　安太子之功固無慚於四皓
言聽計從佇覩膏澤之下　上陽城之疏尚奚俟於三年
非公之賢　儻造膝之辭竭于下　惟丹扆賡忠嘉之路
其誰與此　則安邊之策在其中　而清朝杜非枉之門
謂其出群公之先　鄒公權因筆以諫發於其心　以茲補袞
擢之置七人之上　仲山甫補衮之功應之以手　諒無括囊
進有益於上譽　道之方隆志必行於廊廟　允矣直方之德
春深締於皇情　時乎有待功遂紀於彝章　卓然忠蹇之風

有爭臣者七人方資表率　亟聞白簡非法不言　光膺宸綍
舉明主於三代益顯箴規　頻伏青蒲以莊見憚　榮領諫垣
方堅治内修而總攬　孰長照朝供奉之班　豈但嘉於諷議
冝忠古人告以彌縫　必得昭代豪傑之士　將有取於弼諧
重華協帝必兼求稷契之忠　益魏證之奏剴切而當帝心
衆美効君孰不推王魏之直　况李渤之言優游而中時病
盡言無隱　練本朝之舊章　徧臨三輔登頌京輦之條
正色不阿　審當世之大務　推寘六聯更貳儲闈之化
蓋蒼生待為霖雨姑令諫澤之雩　高步即登於輔相
而學者仰如泰山　肅賜辭林之擢　英聲益播於華戎